

JING HUA YUAN

清·李汝珍撰

花缘

下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荟萃

主編 堵軍

卷之五
 書目
 序
 上
 阮
 邵
 難
 正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五十五回 田氏女细谈妙剂
洛家娃默祷灵签

话说颜紫绡接了书信，将身一纵，霎时不见。枝兰音叹道：“世间竟有如此奇事！真是天朝人物，无所不有，将来上京赴试，路上有了此人，可以高枕无忧了！”洛红蕖道：“碑上可载此人？”闰臣道：“妹子隐隐记得碑记有句‘幼谙剑侠之术，长通元妙之机’，不知可是此女？可惜碑记已失。早知如此，把各人事迹预记在心，或抄一个副本，岂不是好？此时只觉渺渺茫茫，记不清了。”兰音道：“姊姊不过是句顽话，那知白猿果真将碑记携去，将来倘能物得其主，也不枉姊姊辛苦一场。”红蕖道：“我们看他不过是个猕猴，那知却是得道仙猿！那颜家姊姊黑暗中仓卒一遇，就能识得白猿，辨得碑记，可见他的眼力也就不凡。这句‘长通玄妙之机，’只怕就是他哩。”

三人又说些闲话。忽见颜紫绡从楼窗掷进道：“姊姊之信，业已交明。今日已晚，容日再来请教，咱妹子去了。”将身一纵，仍从楼窗飞去。姊妹三个，惟有称奇叫绝。

次日绝早起来，一心盼望婉如诸人。等之许久，杳无踪迹。兰音道：“原来这个红女信未寄去，却来骗人。”不多时，天刚交午，只见林婉如、阴若花、田凤翥、秦小春姊妹四个竟自携手而来。拜了林氏、史氏，见了闰臣、兰音、红红、亭亭，并与洛红蕖廉锦枫见礼，各道渴慕之意。闰臣又引他们见了良氏、缙氏，同到内书房，姊妹十个，一同相聚，好不畅快。

洛红蕖提起昨晚托人寄信之话，若花听了，笑个不了。兰音道：“姊姊为何发笑？”若花道：“向来我与婉如阿妹一房同住。昨晚天交二鼓，闭了房门，收拾睡觉，婉如阿妹刚把鞋子脱了一只，忽然房门大开，摔进一个人来。婉如阿妹一见，吓的连鞋也

穿不及，赤着一脚，就朝床下钻去。幸亏我还不怕，问明来意，把信存下。那颜家阿姊去远，他才钻了出来。”众人听了，一齐大笑。

婉如道：“闺臣姊姊也太不晓事，那有三更半夜，却教人寄信！亏得妹子胆量还大，若是胆小的，只怕还要吓杀哩！”田凤翮道：“姊姊虽未吓杀，那赤脚乱钻光景，也就吓的可观了。”廉锦枫道：“闺臣姊姊托何人寄信，却将婉如姊姊吓的这样？”闺臣把昨晚情节说了，众人这才明白。

洛红蕖道：“昨晚颜家姊姊撞进楼窗，只觉一道红光，我也吃了一吓。及至细看，那知他衣履穿戴，无一不红，并且面上也是绯红，映着灯光，倒也好看。”秦小春道：“这样红人，当日命名为何不起红字，却起紫字？今红红姊姊面紫，反以红字为名。据我愚见，这二位姊姊须将名字更换，方相称哩。”田凤翮道：“命名何必与貌相似？若果如此，难道亭亭姊姊面上必须有亭，若花姊姊面上必须出花么？”若花道：“正是；我才细看红红、亭亭两位阿姊面上那股黑气，近来服了此地水土，竟渐渐退了。适听凤翮阿姊‘出花’二字，我倒添了一件心事。”

闺臣道：“姊姊此话怎讲？”若花道：“愚姊向闻此处有个怪症，名‘出花’，又名‘出痘’，外国人一经到了天朝，每每都患此症。今红红、亭亭两位阿姊因感此地水土，既将面色更改，久而久之，我们海外五人，岂能逃过出痘之患？所以忧虑。”

红红、亭亭听了，也发愁道：“姊姊所虑极是。这却怎好？只怕此命要送在此处了！”廉锦枫道：“送命倒也干净，只怕出花之后，脸上留下许多花样，那才坑死人哩。”婉如笑道：“留下花样，岂但坑死人，只怕日后配女婿，还费事哩！”兰音道：“怪不得婉如姊姊面上光光，竟同不毛之地，原来却为易于配婿而设。难道赤脚乱钻，把脚放大了，倒容易配女婿么？”

闺臣道：“你们只顾斗嘴顽笑，那知此事非同儿戏，若不早作准备，设或出痘，误了考期，那却怎好？向来九公见多识广，秘

方最多，此事必须请教九公，或者他有妙药，也未可知，就请小春姊姊写一信去。”田凤翥道：“何必写信！不瞒诸位姊姊说，我家向来就有稀痘奇方；即如妹子自用此方，至今并未出痘，就是明验。”

若花道：“原来府上就有奇方，如此更妙！不知所用何药？此方向来可曾刊刻流传？”田凤翥道：“此方何曾不刻？奈近来人心不古，都向奢华，所传方子，如系值钱贵重之药，世人看了，无论效与不效，莫不视如神明；倘所传方子并非值钱贵重之药，即使有效，他人看了，亦多忽略，置之不用。我家这方虽屡试屡验，无如并非贵品，所费不过数文，所以流传不广。此方得自异人，我家用了数代。凡小儿无论男女，三岁以内，用川练子九个；五岁以内，用十一个；十岁以内，用十五个。须择历书‘除日’，煎汤与小儿洗浴；洗过，略以汤内湿布揩之，听其自干。每年洗十次，或于五月，六月，七月，检十个除日煎洗更好；因彼时天暖，可免受凉之患。久久洗之，永不出痘；即出痘，亦不过数粒，随出随愈。如不相信，洗时可留一指不洗，出痘时其指必多。你们五位姊姊如用此方，或将川练子加倍，大约三十个也就够了。”众人听了，个个欢喜。

兰音道：“一年只洗十次，是指小儿而言；我们年纪既大，恐十次药力不到，据我拙见，一年共有三十六个除日，莫若遇除就洗，谅无洗多之患。况妹子生成是个药树，幼年因患腹胀，何尝一日离药。今又接上煎洗，这才叫作‘里敷外表’哩。”

秦小春道：“妹子闻得世间小儿出花，皆痘疹娘娘掌管，男有痘儿哥哥，女有痘儿姊姊，全要仗他照应，方保平安。今你五位姊姊只知用药煎洗，若不叩祝痘疹娘娘，设或痘儿姊姊不来照应，将来弄出一脸花样，不独宛如姊姊那句择婿的话要紧，并且满脸高高下下，平时搽粉也觉许多不便。倘花样过深，还恐脂粉搽不到底，那才是个累哩。”

红红道：“闺臣妹妹府上可供这位娘娘？”闰臣道：“此是庙

宇所供之神，家中那得有此？”若花道：“妇女上庙烧香，未免有违闺训，这却怎好？”闰臣道：“上庙烧香固非妇女所宜；且喜痘疹娘娘每每都在尼庵，去岁妹子海外寻亲，亦曾许过观音大士心愿，至今未了，莫若禀知母亲，明日我同五位姊姊央了婶婶一同前去，岂不一举两便？”红蕖道：“妹子意欲求签问问哥哥下落，明日如果要去，妹子也要奉陪。”闰臣当时禀过母亲，与婶婶说明。好在紧邻白衣庵就是痘疹娘娘。

到了此日，史氏带着唐闰臣、洛红蕖、阴若花、枝兰音、廉锦枫、黎红红、卢亭亭来到间壁尼庵。有个戴发的老尼，名叫末空，将众人引至大殿，净手拈香，拜了观音。红蕖求了一签，问问哥哥下落，恰喜得了一枝上上吉签，这才略略放心。末空又引至痘疹娘娘殿内，一同参拜，焚化纸帛。

闰臣道：“请问师傅，宝刹可供魁星？”末空道：“间壁喜神祠供有魁星。彼处也是尼僧，诸位小姐如要拈香，不过一墙之隔，小尼奉陪过去。”闰臣道：“彼处魁星可曾塑有女像？”末空道：“这却从未见过。小姐如发慈心，另塑一尊，却也容易。诸位女菩萨适才拜佛，未免劳碌，且到里面献茶，歇息歇息，再到各处随喜。”史氏道：“师傅见教甚是。”

大家来至禅堂，一齐归坐。道婆献茶。末空一一请问姓氏，及至问到洛红蕖跟前，把眼揉了一揉，又望了一望，登时垂泪道：“小姐莫非宾王主人之后么？我家徒弟要访骆老爷下落，一连数载，杳无音信，那知天缘凑巧，今日竟得小姐到此！”洛红蕖见老尼之话不伦不类，惟恐被人识破行藏，忙遮饰道：“师傅休要认错。我虽姓洛，乃水旁之洛，那知骆老爷下落？”

末空道：“请问唐小姐，此地唐探花是你何人？”闰臣道：“是我家父。”末空道：“却又来！当日唐老爷未中探花之时，曾在长安与敬业大人宾王大人结拜弟兄，我的丈夫曾经目睹。今二位小姐恰恰同至小庵，非宾王主人之后而何？小姐何必隐瞒，我岂为祸之人？况小徒就是骆公子之妻，今虽冒昧动问，岂是无

因？”

红蕖见话有因，慌忙问道：“令徒姓甚名谁？如今在么？”末空道：“此人之父，乃太宗第九子，人都呼为九王爷；因灭寇有功，曾封忠勇王爵；素与骆老爷相交最厚，故将郡主许与骆公子为妻。此女现在小庵，名唤李良箴；因恐太后访察，就从外祖之姓，改为姓宋。”

红蕖道：“师傅此话错了。我同骆府虽非本家，向有亲谊，他家之事，也还略知一二。骆公子虽系九王府中郡马，郡主久已亡过；后来虽有欲续前姻之话，因王爷并未生有郡主，彼此旋即离散，至今十余年，何尝又与王府联姻？此话令人不解！”末空道：“原来小姐不知此中详细，待我慢慢讲来。”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

诣芳邻姑嫂巧遇
游瀚海主仆重逢

话说末空道：“原来小姐不知此中详细，待小尼讲这根由：我本祁氏；丈夫名叫乔琴，无志功名，向在骆府课读公子。骆老爷因与王府联姻，同我丈夫说知，将我荐与九王爷课读大郡主。未及一载，大郡主去世，我要回来，娘娘再三挽留，只得仍旧住下。彼时九王爷因娘娘又怀身孕，曾与骆老爷指腹为婚，倘生郡主，情愿与骆公了再续前姻。不意方才定婚，骆老爷带了公子，即同徐老爷举兵遇难；我丈夫跟在军前，存亡未卜。”

“到了次岁，娘娘才生二郡主。老身因这郡主是骆公子之妻，加意照管，用心课读，以冀将来丈夫同公子回来，仍好团聚。那知九王爷因皇上贬在房州，久不复位，心中发忿，同河北都督姚禹起了一枝雄兵前去接驾；不意时乖运舛，登时也就遇害。我同太监翟权带着二郡主并小王爷李素暗地奔逃。不料逃至中途，被大兵冲散，太监同小王爷不知去向；老身吃尽辛苦，才能保得郡主逃至此庵。亏得庵主相待甚好，问明来历，就留我们在此带发修行。庵主去世，我就权当住持，在此业已七载，至今仍旧带发，即是明证。郡主今年一十五岁，每日惟以诗书佛经消遣，从不出户，因此人都不知。”

洛红蕖忖道：“指腹为婚，向日母亲也曾言过；至乔琴夫妇两处课读，原有其事；今听老尼之言，丝毫不错，可见我嫂嫂果真在此庵内！”因说道：“师傅既是祁氏师母，我又何敢再为隐瞒？刚才实因不识师母，故尔支吾，尚求见谅。我嫂嫂现在何处？即求引去一见。”

末空道：“待老身领他出来。”于是进内把宋良箴领出。众人看时，只见生得龙眉凤目，举止不凡。大家连忙见礼让坐。末空

把这情节向宋良箴说了。洛红蕖见了嫂子，因想起哥哥，不觉垂泪道：“原来嫂嫂却在此处，若非今日进香，何由得知？不意府上也因接驾合家离散，真可为‘六亲同运’，能不令人伤感！”

宋良箴听了，泪落如雨，欲言不言，只得含羞带泪答道：“闻得太公，婆婆都逃海外，近来身上可安？姊姊何由至此？”红蕖不觉哽咽道：“祖父同母亲都已去世，妹子亏得唐伯伯之力，方能复返故乡。……”正要告诉逃到海外各话，史氏接着道：“此间说话不便，郡主既是至亲，自应请到家内再为细谈。”宋良箴道：“侄女出家多年，乃方外之人，岂可擅离此庵？尚求伯母原谅。”闰臣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好在彼此相离甚近，此时过去谈谈，就是晚上回来，也不费事。”

宋良箴仍要推辞，众姊妹不由分说，一齐簇拥出了庵门，别了末空，来到唐府，同林氏、缙氏诸人见过。姑嫂彼此诉说历年苦况，嗟叹不已。到晚，林氏再三挽留，并劝他同去赴试，慢慢打听骆公子下落。宋良箴那里肯应，无如众姊妹早把行李命人搬来，良箴身不由己，只得勉强住下。闰臣也替他在县里递了履历。从此众姊妹都聚一处。

但遇除日，若花就同红红诸人煎汤洗浴，就是良氏、缙氏也都跟着煎洗。闰臣因想起泣红亭之事，即托末空在魁星祠内塑了一尊女像，以了海外心愿。

这日县考，缙氏也随他们姊妹十一个同去赴试。喜得太后诏内有命女亲随一二人伴其出入之话，因此凡有女眷伴考，都不稽查；点名时，暗用丫环顶替，缙氏混在其内，胡乱考了一回。到了发案，闰臣取了第一；若花、红红、亭亭也都高标，惟缙氏取在末名，心中好不懊恼；颜紫绡文字不佳，幸亏众姊妹替他润色，才能取中。各人都竖了匾额。

到了郡考，众人以为缙氏必不肯去，谁知他还是兴致勃勃道：“以天朝之大，岂无看文巨眼？此番再去，安知不遇知音？”又进去考了一场。及至放榜，竟中第一名郡元。若花第二，闰臣第三，

红红第四，亭亭第五。其余亦皆前列。颜紫绡亏众人相帮，也得高中。大家忙乱去拜老师，缙氏只得装作染病。各家都竖起“文学淑女”匾额，好不荣耀。

缙氏这才心满意足，因向闺臣众人道：“此次郡考，我本不愿再去，惟恐又取倒数第一，岂不把老脸丢尽？奈连得梦兆，说我不去应考，日后才女榜上缺了一人，必须我去，方能凑足一百之数，所以勉强进去。那知倒侥幸取了第一！将来我还不知可能去应部试，其实要这第一何用！”闺臣道：“伯母若非限于年岁，倘去殿试，怕不夺了头名才女回来！明年把这第一留给亭亭姊姊，也是一样。”

林氏道：“闻得郡考取中不足二十人，今我家倒有十二人之多，可见本郡文风都聚我家了。若论喜酒，须分十二天方能吃完。明日又吃喜酒，又是寿酒，更觉热闹。今日先从老元吃起了。”良氏道：“‘老元’二字怎讲？”史氏道：“缙氏嫂嫂本是老才女，今又中了郡元，岂非老元么？”大家说说笑笑，畅饮喜酒，十分快乐。

次日乃唐敏五十大庆，家中雇优演戏。本府本县以及节度都与唐敏有宾东之谊，齐来拜寿。随后各家小姐印巧文、窦耕烟、祝题花也来叩祝。还有本地乡宦女儿苏亚兰、钟绣田、花再芳因素日拜从唐敏受业，兼之郡考得中，都来拜谢，并来祝寿。颜紫绡也随众人同来。闺臣一一让至客座看戏，众姊姊妹都来相陪，彼此问了名姓，真是你怜我爱，十分投机。缙氏恐被众人看破，另在一席坐了。用过早面，闺臣将众人引至自己书房，只见诗书满架，笔砚精良，个个称赞不已。

印巧文道：“前者捧读诸位姊姊佳作，真令人口齿生香。家父阅卷时，因想起诏内有‘灵秀不钟于男子’之句，可见太后此言，并非无因。就只郡元这本卷子，令人可疑。若论倜傥清雅，以闺臣姊姊第一；论富丽唐皇，以若花姊姊第一。至郡元文字，虽不及二位姊姊英发但结实老练，通场无出其右，似非出之幼女之手。

彼时家父再三斟酌，言此人若非苦志用功，断无如此笔力；此等读书人，若不另眼相看，何以鼓励人才？所以把他取在第一。其实不及二位姊姊时派。”

祝题花道：“郡元前在县考，家父也喜他文字，因笔力过老，恐非幼女，兼恐倩代，因此取在末名。可惜此人方才得中，就染重病，至今未得一见，究竟不知年岁几何？诸位姊姊可曾会过？”众人都回不知。婉如道：“这位郡元，只怕亭亭姊姊向来同他熟识？”亭亭忙说道：“妹妹休得取笑。你们都是此地人还不认识，何况我是异乡人哩。”秦小春道：“原来姊姊同他也是素昧平生，这就是了。”

印巧文道：“家父前日评论红红、亭亭二位姊姊文字，都可首列；无如郡元之后，恰恰碰见闺臣、若花二位姊姊卷子，因此稍觉奉屈。”红红道：“妹子僻处海隅，素少见闻，今得前列，已属非分，何敢当此‘奉屈’二字？”亭亭道：“妹子固才疏学浅，然亦不肯多让；今老师以闺臣、若花姊姊前列，我又不能不甘拜下风了。”

祝题花道：“昨日印伯伯与家父评论诸位姊姊文字，言天下人才固多，若以明年部试首卷而论，除闺臣、若花二位姊姊之外，再无第三人；如评论讹错，以后再不敢自居看文老眼。可见二位姊姊学问，非独本郡众人所不能及，即天下闺才，亦当‘退避三舍’哩。”窦耕烟道：“昨闻家父言，现在看文巨眼，应推印伯伯当代第一。诸位姊姊既被奖许，将来名振京师，已可概见；今日得能幸遇，诚非偶然。”若花道：“妹子海外庸愚，正愧知识短浅，适蒙过奖，更增汗颜。至闺臣阿妹，才名素著，自应高擢。妹子何知，昨虽滥邀前列，不过偶尔侥幸，岂可作得定准？”

廉锦枫道：“部试首卷，老师既如此评论，来年殿元，自然也不出闺臣、若花二位姊姊之外了。印巧文道：“殿试甲乙，家父却未评论。”兰音道：“据妹子看来，老师所以不言者，大约因恩诏条例言‘殿试毋许誊录，又不弥封，’恐太后别有偏爱，因此不敢预

定高下。”祝题花点头道：“姊姊所论不差。”

花再芳道：“殿试若不弥封，那殿元我倒有点想头！”钟绣田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花再芳道：“闻得当年我们还未出世时，太后曾命百花齐放，大宴群臣，吟诗做赋，甚为欢喜。明年阅卷，看见我‘花再芳’三字，倒像又要百花齐放光景，一时心喜，把我点作殿元，也不可知哩。”秦小春冷笑道：“这是姊姊过谦。若论文字，姊姊就可点得殿元，何在尊名！”

花再芳道：“外面锣鼓声喧，这样好戏，我们恰在此清谈，岂不辜负主人美意？如诸位姊姊不去，妹子要失陪了。”闺臣忙道：“姊姊既喜看戏，妹子奉陪同去。”洛红蕖道：“此处客多，姊姊是主人，只好在此陪客，妹子替你代劳再芳姊姊去。”再芳道：“姊姊是客，怎好劳驾？”宋良箴道：“他虽是客，他是唐府人，也算半主，这有何妨？”红蕖听了，把良箴瞅了一眼，满面绯红，同再芳去了。窦耕烟道：“红蕖姊姊莫非就是世嫂么？”闺臣道：“正是。”

苏亚兰道：“巧文题花二位世姊同耕烟姊姊学问渊博，妹子常听老师言及，今得幸遇，真是名下无虚。现在各处纷纷应考，为何还在此耽搁？”窦耕烟道：“昨同印、祝两位姊姊商议，今日过了老师寿诞，早晚就要回籍。他们二位都是家学渊源，此去定然连捷。妹子学问浅薄，才女之名，自知无分，大约明春京师之行，只好奉让诸位姊姊了。”闺臣道：“姊姊说那里话来，若姊姊不到京师，只怕这个殿元还无人哩！”

颜紫绡道：“咱妹子有句话说：今日难得大家幸遇，气味又都相投咱们何不结个异姓姊妹？日后到京彼此也有照应。诸位姊姊以为何如？”众人都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田凤翥道：“再芳姊姊一心想中殿元，看他光景，未必把我们看在眼里。况他现在看戏，可以不去惊动，莫若把红蕖姊姊悄悄找来，我们十七人，一同结拜罢。”婉如道：“姊姊所言极是。”随命丫环把洛红蕖请来，告知此意。红蕖甚喜。当时铺了红毡，众姊妹一齐团拜。

少时，林氏进来，邀去看戏。到晚宴毕各散。窦耕烟、印巧文、祝题花各回本籍赶考。颜紫绡也拜从唐敏看文。众姊妹都在唐府用功。

残冬过去，到了正月，闺臣同众人要去赴试，先在府县起了文书，惟恐缙氏要去，也把文书起了。后来亏得良氏、史氏再三劝阻，缙氏这才应允不去。唐敏恐苍头乳母沿途难以照管，同林氏商议，送了老尼末空并多九公许多银两，托他们同去照应。多九公正要照应甥女田凤翾、秦小春赴试，听见此话，正中下怀。末空也因徒弟宋良箴上京甚不放心，今见林氏送银托他，如何不喜，即换了旧日衣服过来等候起身。

当时选择吉期，因这年闰二月，就选二月中旬日子。是日林氏安排酒宴送行。闺臣拜别母亲叔、嫂，命小峰好好在家侍奉，即同颜紫绡、林婉如、洛红蕖、廉锦枫、田凤翾、秦小春、宋良箴、黎红红、卢亭亭、枝兰音、阴若花共十二人，各带仆妇，齐往西京进发。

众姊妹本拟去年腊月就要动身，因洛红蕖久已写信通知薛蘅香，意欲等他海外回来；又因婉如说徐丽蓉、司徒妩儿当日曾有要来岭南之话，惟恐他们赴试，以便携伴同行。那知等之许久，杳无音信，众人只得起身。

原来徐承志自从别了唐敖，带了徐丽蓉、司徒妩儿，改为余姓，竟奔淮南，一路甚感唐敖救出淑士之德。司徒妩儿也感贼身救拔之恩。余丽蓉道：“哥哥嫂嫂此番幸遇唐伯伯，我们方能骨肉团圆。此去淮南，不知机缘若何？那文伯伯哥哥向日可曾见过？其家还有何人？文伯母是何姓氏？”余承志道：“文伯伯我虽见过一面，那时年纪尚小。至文伯母是何姓氏，我更不知，只好且到淮南再去打听。”

这日行至中途，船上几个舵工忽都患病。兄妹正在惊慌，恰喜迎面遇见一只熟船，当时请了一位舵工过来。那只船上还有一位老翁，要搭船同到淮南；余承志因船主人再三相托，情不可却，

只得应承。及至过船细谈，原来却是丽蓉乳母之夫，名叫宣信，当年被大兵冲散，逃到淮南节度文老爷府内，在彼十余年。文老爷早知徐公子逃在海外，因久无音信，特命奶公到海外寻访。这奶公因见承志面目宛如敬业主人，所以借搭船之名，过来探听。那知不但主仆相遇，并且夫妇重逢！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

读血书伤情思旧友

闻凶信仗义访良朋

话说余承志正因不知文府消息，无从访问，今见奶公，欢喜非常。当时乳母领宣信与丽蓉、司徒妩儿见礼。余承志问起文府亲丁几口。宣信道：“文老爷祖籍江南，寄居河北，并无弟兄。眼前五位公子，都是章氏夫人所生；还有二位小姐，是姨娘所生。姨娘久已去世。大公子名文芸，二公子名文蒨，三公子名文萁，四公子名文菰，五公子名文蒨：现在年纪都在二十上下，个个勇猛非凡，——大、四两位公子尤其足智多谋——人都呼为‘文氏五凤’。文老爷年纪虽不足五旬，时常多病，颇有老景；兼之屡次奉旨征剿倭寇，鞍马劳顿，更觉衰残。近来淮南临海一带海寇得以安静，全仗五位公子辅佐之力。文老爷久要退归林下，因主上贬在房州，尚未复位，所以不忍告归；大约主上一经还朝，也就引退了。”

丽蓉道：“二位小姐现年几何？”宣信道：“都十五六岁。大小姐名书香，许与林侍郎公子林烈为妻；二小姐名墨香，许与阳御史公子阳衍为妻：现在府中，都未出阁。”

承志道：“五位公子可曾配婚？”宣信道：“虽都聘定，尚未婚娶。大公子自幼聘山南节度章老爷小姐章兰英为妻。二公子聘潮州郡守邵老爷小姐邵红英为妻。三公子聘工部尚书戴老爷小姐戴琼英为妻。四公子聘许州参军由老爷小姐由秀英为妻。五公子聘柳州司马钱老爷小姐钱玉英为妻。这位章氏夫人，就是河东节度章更老爷胞姊，为人慈祥，一生好善，相待两位小姐如同亲生，凡有穷人，莫不周济，诸如舍药、施棺、修桥、补路之类，真是遇善必行。淮南一带，人人感仰，都以‘活菩萨’称之。”

承志道：“这五位公子，为何都不成亲？”宣信道：“文老爷

本早要替众公子婚娶，因太后颇有考才女恩诏，这些小姐都要赴试，所以耽搁。文府两位小姐至今尚未出阁，也是这个缘故。”承志道：“原来国中近日又有考才女一事，这恶妇并不迎主还朝，还闹这些新鲜题目，也忒高兴了！”

宣信道：“小主母同小姐向来可曾读书？若都能文，将来到了文府，只怕两位文小姐都要携着赴考哩。”承志道：“我同这恶妇乃不共戴天之仇，岂可令妻妹在他跟前应试！”宣信道：“公子此话虽是，但恐那时章氏夫人高兴，特命同去，何能推脱？”

承志道：“那河东节度章老爷既是这边章氏夫人胞弟，他家几位公子，几位小姐，想来你也知道了？”宣信道：“章府同文府郎舅至亲，时常往来，他家若大若小，老奴那个不知？”承志道：“当日老爷在军前同我别时，曾给我两封血书：一送淮南文老爷，一送河东章老爷。将来到过文府，如路上无人盘查，还到河东见见章老爷，所以问问。他家光景你既晓得，何不谈谈？日后到彼，省得临时茫然。”

宣信道：“他家人口甚多，今日若非问起，将来公子到彼，何能知其头绪？这位章老爷，祖籍江南，弟兄四位，共生四位小姐，十位公子。如今章老爷三位兄弟俱已去世。那十位公子年纪也在二旬上下，个个英勇，——四五两位公子学问更高——人多呼为‘章氏十虎。’大公子名章荭，自幼聘开封司马井老爷小姐井尧春为妻。二公子名章芝，聘会稽郡守左老爷小姐左融春为妻。三公子名章衡，聘剑南都督廖老爷小姐廖熙春为妻。四公子名章蓉，聘武林参军邨老爷小姐邨芳春为妻。五公子名章芎，聘户部尚书邨老爷小姐邨锦春为妻。六公子名章莒，聘吏部郎中邹老爷小姐邹婉春为妻。七公子名章荳，聘常州司马施老爷小姐施艳春为妻。八公子名章芹，聘兵部员外郎柳老爷小姐柳瑞春为妻。九公子名章芬，聘太医院潘老爷小姐潘丽春为妻。十公子名章艾，聘洛阳司马陶老爷小姐陶秀春为妻。都等应过女试，才能完姻。”

丽蓉道：“那四位小姐年纪都相仿么？”宣信道：“四位小姐

年纪都与文府小姐差不多。大小姐名兰芳，许与御史蔡老爷公子蔡崇为妻。二小姐名蕙芳，许与翰林谭老爷公子谭泰为妻。三小姐名琼芳，许与学士叶老爷公子叶洋为妻。四小姐名月芳，许与中书褚老爷公子褚潮为妻。也因要应女试，都未出阁。章文二位老爷因爵位甚尊，将来诸位小姐出去应考若用本姓，恐太后疑有情托等弊；因此将诸位小姐应试履历，都用夫家之姓。如今在家，就以夫家之姓相称。若不说明，将来公子到彼，听他称呼，还觉诧异哩。”

承志道：“章府十媳，文府五媳，名字为何都像姊妹一般？”宣信道：“这是章氏夫人写信照会各家都以‘英’‘春’二字相排，以便日后看题名录，彼此都可一望而知。”

主仆一路闲话，因沿途逆风，走了多时。这日到了淮南，另雇小船，来到节度衙门。奶公进去通报。承志见了文隐，投了血书。文隐看了，不觉睹物伤情，一时触动自己心事，更自凄怆不已道：“令尊虽大事未成，且喜贤侄幸逃海外，未遭毒手，可见上天不绝忠良之后。今日得见贤侄，真可破涕为笑。”因又捻须叹道：“贤侄，你看我年未五旬，须发已白，老病衰残，竟似风中之烛。自与令尊别后，十余年来，如处荆棘，心事可想而知。境界如此，安得不老？古人云：‘君辱臣死’，今虽不至于辱，然亦去辱无几，五中能毋慙恨？贤侄要知我之所以苟延残喘，不肯引退者：一因主上尚未复位，二因内乱至今未平。若要引退，不独生前不能分君之忧，有失臣节；即他日死后，亦何颜见先皇于地下？然既不能退，只好进了。无如彼党日渐猖獗，一经妄动，不啻飞蛾投火，以卵就石。况令尊之后，又有九王诸人前车之鉴，不惟徒劳无功，更与主上大事有碍。时势如此，真是退既不可，进又不能，蹉跎日久，良策毫无，‘不忠’二字，我文某万死何辞？而且年来多病，日见衰颓，每念主上，不觉五内如焚！看来我也不久人世，势难迎主还朝，亦惟勉我后人，善承此志，以了生平未了之愿，尚有何言！”说罢，嗟叹不已，将承志安慰一番，并命仆

人把二位小姐接入内衙。

司徒妩儿同余丽蓉都到上房一一拜见，并与书香、墨香二位小姐见礼，彼此叙谈，十分契合。

余承志拜过章氏夫人，来到外厢，与五位公子一同相聚，闲谈间，惟恨相见之晚。大公子文芸道：“当日令尊伯伯为国捐躯，虽大事未成，然忠心耿耿，自能名垂不朽，大丈夫做事原当如此；至于成败，只好听之天命，莫可如何。”五公子文芥道：“若依我的主见，早已杀上西京！如今把主上不是禁在均州，就是监在房州，迁来迁去，成何道理！这总怪四哥看了天象，要候什么‘度数’，又是什么‘课上孤虚’，以致耽搁至今，真是养痍成患，将来他的羽翼越多，越难动手哩。”二公子文萁，三公子文芥也一齐说道“武氏如把主上好好安顿，我们还忍耐几时，等等消息；倘有丝毫风吹草动，管他什么天文课象，我们只好且同五弟，并承志哥哥杀上长安，管教武氏寸草不留，他才知文家利害！”

四公子文菘道：“两位哥哥同五弟何必性急，现在紫薇垣业已透出微光，那心月孤光芒日见消散，看来武氏气数甚觉有限，大约再迟三五年，自必一举成功。此时若轻举妄动，所谓逆天行事，不独自己有损，且与主上亦更有害。当日九王爷之举，岂非前车之鉴么？”

文芥道：“兄弟记得前年四哥曾言武氏恶贯指日即满，为何此时又说还须三五年？这是何意？”文菘道：“当日我说武氏恶贯即满者，因心月孤光芒已退。谁知近来忽又吐出一道奇光，紫薇垣被他这光压住，不能十分透露，因此才说还须三五年方能举事。这道奇光，我闻那些臆断之徒都道以为回光反照，那知却是感召天和所致！”

余承志道：“有何惊天动地善政却能如此？”文菘道：“我因这事揣摩许久，竟不知从何而至；后来见他有道恩诏，才知此光大约因这恩诏所感而来。”

承志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文菘道：“他因七十万寿，所以发了